

生活拼盘

火车上的泡面

文/王秋女

寒假带孩子去天津玩,想着孩子从来没睡过火车卧铺,就特意选了趟动卧,让他体验一下在火车上过夜的经历。又去超市买了些零食小吃,准备带到火车上吃,经过泡面货架时,心念一转,往购物车里放了两杯泡面。

那天傍晚,当我在火车上将两杯泡好的泡面放在窗边的小茶几上,配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后,下面很快出现几十条评论,都是进来怀旧的。有朋友说,没有泡面的旅行是不完整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火车是贯穿了我们整个青春的一种交通工具。很奇怪,大巴、飞机、高铁,都不会有普通火车那种青春和远方的感觉。而泡面,则是传统火车旅行的标配!记得大学时每年会有一次采风活动,出发前,每位同学的背包里都塞着好几桶泡面。

那时的火车很慢,记得最远的一次采风,是从上海出发到嘉峪关,返程则是从成都到上海,每一趟都需要整整48个小时,去的时候是硬卧,回来时大家的钱包都所剩无几,仗着年轻,买了硬座。如今再回想起来根本无法想象,居然能坐48小时的硬座。

说不累是假的,但真不觉得无法忍受,反而是一份美好的回忆。这么多同学一起,聊天看书打牌吃零食,与陌生乘客搭讪和被搭讪,时间并不难打发。中途车厢里上来一队军人,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有几位居然是老乡,更是倍感亲切。夜深了,他们默默起身,非要把位置让给我们躺下来休息会儿。开始还客气,后来实在太累了,也就躺下了,迷糊中還不忘说一句:“我就眯几分钟。”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件军装,年轻的军人坐在过道的地板上,斜靠在座椅边,睡得正熟。有霞光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原来已是天明。

每到就餐时间,很多人舍不得购买火车上售卖的盒饭,车厢连接处逼仄的通道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抱着一桶桶泡面站在饮水机前排队。泡好泡面,公用的小茶几上,大家头碰头热火朝天地吃完各自的那碗泡面,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含着辛辣调料味的嗝,用好奇探究的眼神互相打量一番,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旅途那悠长散漫的时光就这样慢慢地溜走。

而如今,高铁将动辄十几个小时以上的火车时光,缩短成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乘客座椅前的小桌子上,大多是杯咖啡或奶茶、一小块面包或蛋糕。

就像现在,坐在杭州到南京的高铁上,我的小桌子上放了杯美式咖啡,是刚经过候车厅的咖啡店打包的,而我邻座的小桌子上,则仅仅放了瓶纯水。是啊,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旅程,根本无需用大桶的泡面将胃填塞得满满当当。即便是真的想吃饭,高铁上也可以很方便的点外卖。且咖啡、纯水、小面包、小蛋糕,似乎也更契合高铁车厢的氛围。邻座是位典型的商务人士,正抱着平板埋头回复邮件,间或接听几个工作电话;我啜了口咖啡,戴上耳机,开始听有声书,间或和朋友在线上聊几句天。一个半小时的旅程里,除了上下车时他很绅士地帮我放置和取下行李箱,我表示感谢以外,我们埋头于各自手机,再无别的交流。

环顾整个车厢,每个人都安静地低着头,手指在手机、平板上迅速地滑动,偶尔啜一口面前的那杯咖啡,一个半小时后,一个个懒懒地起身,面无表情地游出车厢。

有那么一刻,我是那么怀念过去那拥挤热闹的车厢,还有空气里充斥着的油腻浓烈的泡面气味。



寻味日志

祖母的煎饼

文/王建中

祖母的煎饼多是荞麦面,加一二颗鸡蛋,剁一点带青段的葱花,色泽上先声夺人。荞麦面的韧性不如白面好,易断裂,赋形容易受到损害。祖母会勾一点芡,这样,煎饼就有了一点韧度,光泽也晶莹一些,口感上更为松滑,诱人胃口。

我吃过的煎饼不少,对其他煎饼的参照却总是祖母的煎饼。各种煎饼风味不同,食材也迥异。最难忘的是一款地瓜煎饼,第一次吃,为它的口感所吸引,口味也新鲜。那一晚随一个朋友也吃了武大郎烧饼,喝了一碗朋友祖母做的金莲汤,也叫迷魂汤,皆是美味,故印象深刻。还有一次是在甘肃武威吃的一种煎饼,三合面煎饼,豆鲜气浓重,口感有点燥,佐汤是酸浆菜汤,别有一番风味,津生得满,冷不丁上了一盘薄薄的梨片儿,大开胃口。玉米煎饼口感厚实,并不很好吃,但它有一种淡淡的涩味儿,尾韵还是很丰富的。温州人做煎饼颇有想象力,五月天曾吃过一款加了青麦苗的煎饼,颜色嫩青,极有魅色。许是南北风味有异,我总是吃出一种奇怪的味道,味不如色。后来登雁荡山,这个口味搞乱了我的味蕾,那么好吃的温州镢溜儿饭,我竟没吃出味儿来。

有一年到了天津,先吃螃蟹,再吃煎饼,截然不同的食物,有了一种奇吵的口味体验。夜晚去吃一个朋友的夜宵,居然是煎饼,佐以螃蟹酱。不知这螃蟹酱是何来头,只是不搭,许是不合我的口味,竟然很难下箸,最后还是放弃了。似乎在那以后,祖母煎饼的味道一下子又重新占领了我的味蕾,觉得祖母的味道还是天下第一。这样说,还是基于童年的味道先入为主,并非其他煎饼味薄。

水乡周庄有二款煎饼,一款为抹青,另一款为抹茶,两款各有千秋,味道也云泥两重,我却莫名其妙吃出了祖母的味道。疑是口感有错,乱跑口味,又吃一回,还是初味。夜里离开周庄,宿上海青浦,早晨起来,这个熟悉的味道又卷土重来,舌底生津,欲罢不能,索性又下周庄,再吃一回,磨蹭至下午,又来一顿,依然如故。真是令人惊讶。

黄昏时从街上过,二月二,节日的气氛很浓,看到多了几个煎饼摊子,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头上匝了一块蓝碎花布,装束不像是北方人,开口说话,却是地地道道的故乡人。想要一张煎饼,排队的人却很多,只好走掉。路尽时回头,才看见车子上放锅盘的辕架上,横了一块布,上面写着“祖母味道,也是初恋”。

还是想起了祖母的煎饼,味道的存储,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味沉藏,口味勾勒的生生计,令人由衷地感叹:在祖母的膝下和杯间盘桓,真幸福!

一寸芳草

草原上

文/香 香

(一)
羊群
在高山草原
记不清有多少回
将围成圈也散落的白石头
当做羊群放养
总是把天上的云和坡上的羊混淆

比淖尔大的是海子
海子里一群羊赶着另一群羊
一群牛和一群马悠闲地散步
我成了天底下最不合群的雁
不是一个独立到苍凉的影子

(二)
风力发电机
站在最高处
与星星抢风光仿佛
有一种力量想扭转乾坤
远望像列兵近看像将军
每当仰起头
下意识增强定力
神魂紧紧扒住草根
不然呢
天那么大我那么小

(三)
远风
一阵欢快的秋风
麦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满足
一阵恼人的秋风
叫离别一次次逼近草原

如果有一缕南国的风
请将花儿的梦带走吧
如果邂逅了诗风
就随她去远方

红杏出墙的魅力
围城的诱惑
也不知是那一缕风的挑唆
距离是美的制造者

(四)
季节的赐予
几片落叶披上袈裟云游去了
留下一片空白的思念
一部分叶子依然军纪严明
站好最后一班岗

而多愁善感的诗人们
一会儿喜悦一会儿惆怅
涂抹画家的臆想摄影师的格调
农人的动态表情
唯独
将自己涂抹成了无病呻吟者